

古文觀止

十一

卷十一

上梅直講書〔一〕

軾每讀《詩》至《鴟鴞》〔二〕，讀《書》至《君奭》〔三〕，常竊悲周公之不遇。及觀《史》，見孔子厄於陳、蔡之間，而絃歌之聲不絕。顏淵、仲由之徒，相與問答。夫子曰：「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」〔四〕，吾道非耶，吾何爲於此？」顏淵曰：「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雖然，不容何病」〔五〕，不容然後見君子。』夫子油然而笑曰：「回，使爾多財，吾爲爾宰」〔六〕。』夫天下雖不能容，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。乃今知周公之富貴，有不如夫子之貧賤。夫以召公之賢，以管、蔡之親〔七〕，而不知其心，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？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，皆天下之賢才，則亦足以樂乎此矣！

軾七八歲時，始知讀書。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〔八〕，其爲人如古孟軻、韓愈之徒；而又有梅公者〔九〕，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〔一〇〕。其後益壯，始能讀其文詞，想見其爲人，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〔一一〕，而自樂其樂也。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〔一二〕，求升斗之祿〔一三〕，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。來京師逾年，未嘗窺其門〔一四〕。今年春，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〔一五〕，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〔一六〕，軾不自意，獲在第二。既而聞之，執事愛其文，以爲有孟軻之風，而歐

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，是以在此。非左右爲之先容（二七），非親舊爲之請屬（二八），而向之十餘年間，聞其名而不得見者，一朝爲知己。退而思之，人不可以苟富貴（二九），亦不可以徒貧賤（三〇），有大賢焉而爲其徒，則亦足恃矣。苟其僥一時之幸，從車騎數十人，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，亦何以易此樂也！傳曰：『不怨天，不尤人（三一）。』蓋『優哉游哉，可以卒歲（三二）。』執事名滿天下，而位不過五品，其容色溫然而不怒（三三），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，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。軾願與聞焉！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宋仁宗嘉祐二年（一〇六七）蘇軾進士及第，當時的主考官爲歐陽脩，參評官爲梅堯臣。蘇軾考中後，寫了這封信表示自己對歐陽脩、梅堯臣的感激之情。梅直講，即梅堯臣，字聖俞，北宋詩人，時任國子監直講。

〔二〕《鴟鴞》（chī xiāo 痴蕭）：《詩經·豳風》中的一篇。古人認爲這首詩是周公寫給成王的，以表明他東征管、蔡之志。

〔三〕《君奭》（shì 是）：《尚書》中的一篇。古人認爲這是周公寫給召（shào 哨）公，以表明自己心意。奭，召公姬奭，周文王庶子，與周公共佐成王，曾懷疑周公專政。

〔四〕『匪兕』二句：見《詩經·小雅·何草不黃》，意思是說不是犀牛，不是老虎，却在曠野上奔跑。匪，通『非』。兕（sì 四），犀牛一類的野獸。率，沿，引申爲來回奔跑。

〔五〕病：怨恨。

〔六〕油然：自然而然的樣子。宰：這裏指家臣。

〔七〕管、蔡：即管叔、蔡叔。管叔名鮮，蔡叔名度，都是周公之弟，因發動叛亂被殺。

〔八〕歐陽公：指歐陽脩。

〔九〕梅公：指梅堯臣。

〔一〇〕從之游：同歐陽脩交游。與：參與。上下：原指增減，這裏指互相討論，或發揮，或商榷。

〔一一〕飄然：高超的樣子。

〔一二〕對偶聲律之文：指詩賦。

〔一三〕升斗之祿：指小官吏。祿，古代官吏的俸給。

〔一四〕未嘗窺其門：意思是還不敢拜梅堯臣爲師。

〔一五〕禮部：六部之一。主管禮制、科舉、學校等事。

〔一六〕執事：原指侍從左右供使令的人。舊時書信裏，不直呼對方，而以執事指代，表示尊敬。

〔一七〕左右：指歐、梅身邊親近的人。先容：先爲推薦，打通關節。

〔一八〕屬（zhǔ 主）：囑託。

〔一九〕苟富貴：苟且於富貴之中。

〔二〇〕徒貧賤：徒然安於一般庸碌的貧賤處境。

〔二一〕「不怨天」二句：見《論語·憲問》。尤，怨恨。

〔二二〕「優哉」二句：見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一年》引《詩經》句。卒，度完。

〔二三〕溫然：溫和的樣子。

喜雨亭記〔一〕

亭以雨名，志喜也〔三〕。古者有喜，則以名物，示不忘也。周公得禾，以名其書〔三〕；漢武得鼎，以名其年〔四〕；叔孫勝敵，以名其子〔五〕。其喜之大小不齊，其示不忘一也。

予至扶風之明年〔六〕，始治官舍，爲亭於堂之北，而鑿池其南，引流種樹，以爲休息之所。是歲之春，雨麥於岐山之陽〔七〕，其占爲有年〔八〕。既而彌月不雨〔九〕，民方以爲憂。越三月，乙卯乃雨〔一〇〕，甲子又雨〔一一〕，民以爲未足；丁卯大雨〔一二〕，三日乃止。官吏相與慶於庭，商賈相與歌於市，農夫相與忭於野〔一三〕，憂者以喜，病者以愈，而吾亭適成。

於是舉酒於亭上，以屬客〔一四〕，而告之曰：『五日不雨，可乎？』曰：『五日不雨則無麥。』『十日不雨，可乎？』曰：『十日不雨則無禾。』無麥無禾，歲且薦饑〔一五〕，獄訟繁興，而盜賊滋熾。則吾與二三子，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，其可得耶？今天不遺斯民，始旱而賜之以雨，

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而樂於此亭者，皆雨之賜也。其又可忘耶？

既以名亭，又從而歌之。曰：使天而雨珠，寒者不得以為襦（二六）；使天而雨玉，饑者不得以為粟。一雨三日，伊誰之力（二七）？民曰太守（二八），太守不有。歸之天子，天子曰不然。歸之造物（二九），造物不自以為功，歸之太空（三〇）。太空冥冥（三一），不可得而名，吾以名吾亭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作於嘉祐七年（一〇六三）。蘇軾於嘉祐六年十二月到鳳翔僉判任，第二年作此文。喜雨亭在鳳翔府城東北。這篇文章，抓住「喜雨」兩字，從一種亭子，引出與民同憂樂的道理，又不着痕迹。

〔二〕志：記。

〔三〕「周公」二句：唐叔得禾，進獻給周成王，成王命唐叔轉送給周公。周公得禾後，作《嘉禾》。

〔四〕「漢武」二句：據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，漢武帝元狩七年（前一六）六月，汾陽發現寶鼎，於是迎鼎至甘泉宮，改年號為元鼎。

〔五〕「叔孫」二句：據《左傳·文公二十一年》載，狄人入侵魯國，魯文公使叔孫得臣率兵擊敗狄人，並俘虜其首領僑如，於是叔孫得臣將自己兒子宣伯改名僑如。

〔六〕扶風：舊郡名，三國魏置，舊址在今陝西鳳翔。

〔七〕雨麥：天上落下麥子。一說播種麥子。岐山，山名。在今陝西省岐山縣境，上古稱「岐」。陽，山的南邊爲陽。

〔八〕占：占卜。有年：豐年。

〔九〕彌月：整整一個月。

〔一〇〕乙卯：陰曆三月八日。

〔一一〕甲子：三月十七日。

〔一二〕丁卯：三月二十日。

〔一三〕忬（hū）變）：喜悅。

〔一四〕屬（zhǔ）主）客：向客人敬酒。

〔一五〕薦饑：連年饑荒。

〔一六〕襦（rú）如）：短衣、短襖。

〔一七〕伊（yī）衣）：助詞，表語氣。

〔一八〕太守：官名。秦置郡守，宋以後改郡爲府或州，太守已非正式官名，祇用作知府、知州的別稱。

〔一九〕造物：又稱「造物者」，生有萬物的主宰者。

〔二〇〕太空：形成萬物的最初的東西。

〔二一〕冥冥：高遠的樣子。

凌虛臺記〔一〕

國於南山之下〔二〕，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〔三〕。四方之山，莫高於終南；而都邑之麗山者〔四〕，莫近於扶風〔五〕。以至近求最高，其勢必得，而太守之居，未嘗知有山焉。雖非事之所以損益，而物理有不當然者〔六〕。此凌虛之所爲築也。

方其未築也，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〔七〕。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，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〔八〕，曰：『是必有異。』使工鑿其前爲方池，以其土築臺，高出於屋之檐而止。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，恍然不知臺之高，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。公曰：『是宜名凌虛。』以告其從事蘇軾〔九〕，而求文以爲記。

軾復於公曰：『物之廢興成毀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昔者荒草野田，霜露之所蒙翳〔一〇〕，狐虺之所竄伏〔一一〕。方是時，豈知有凌虛臺耶？廢興成毀，相尋於無窮〔一二〕，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，皆不可知也。嘗試與公登臺而望，其東則秦穆之祈年、橐泉也〔一三〕，其南則漢武之長楊、五柞〔一四〕，而其北則隋之仁壽、唐之九成也〔一五〕。計其一時之盛，宏傑詭麗，堅固而不可動者，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！然而數世之後，欲求其髻髯，而破瓦頽垣，無復存者，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

畝矣〔二六〕，而況於此臺歟！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，而況於人事之得喪，忽往而忽來者歟！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，則過矣。蓋世有足恃者，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。』既以言於公，退而爲之記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是蘇軾爲其上司鳳翔太守陳希亮所造高臺撰寫的記文。文中感嘆人事萬物的變化無常，從而發揮議論，指出人世間之物多『不足恃』，進而提出『足恃』之事，不過作者於此並未展開詳論，而是引而不發，令讀者自行思索其答案。

〔二〕國：指都市，城邑。這裏用作動詞，建城。南山：終南山的簡稱。在今陝西西安南。

〔三〕宜若：似乎，好像。

〔四〕麗：附着，靠近。

〔五〕扶風：宋稱鳳翔府，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縣。這裏沿用舊稱。

〔六〕物理：事物的道理。

〔七〕陳公：當時的知府陳希亮。公，對人的尊稱。杖履：這裏指持杖著履出遊。

〔八〕纍纍：重疊連接的樣子。髻（_二記）：挽束在頭頂上的髮。

〔九〕從事：屬吏。當時蘇軾是陳希亮的下屬。

〔一〇〕蒙翳(yì 意)：掩蔽。

〔一一〕虺(huǐ 毀)：毒蟲，毒蛇。竄伏：潛藏，伏匿。

〔一二〕相尋：接連不斷。

〔一三〕秦穆：即秦穆公。祈年、橐(tuō 駝)泉：春秋時秦國的兩座宮名。

〔一四〕漢武：即漢武帝劉徹。長楊、五柞(zuò 做)：均爲漢代宮名。

〔一五〕仁壽：隋宮名。九成：宮名。唐貞觀五年改仁壽宮爲九成宮。

〔一六〕隴：通「壟」。

超然臺記〔一〕

凡物皆有可觀。苟有可觀，皆有可樂，非必怪奇偉麗者也。鋪糟啜醢皆可以醉〔三〕，果蔬草木皆可以飽。推此類也，吾安往而不樂〔三〕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〔四〕，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。人之所欲無窮，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。美惡之辨戰於中〔五〕，而去取之擇交乎前，則可樂者常少，而可悲者常多，是謂求禍而辭福。夫求禍而辭福，豈人之情也哉，物有以蓋之矣〔六〕。彼游於物之內〔七〕，而不游於物之外。物非有大小也，自其內而觀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挾其高大以臨我〔八〕，則我常眩亂反覆〔九〕，如隙中之觀鬪，又烏知勝負之所在〔一〇〕。是以美惡

橫生〔二二〕，而憂樂出焉。可不大哀乎。

予自錢塘移守膠西〔二三〕，釋舟楫之安〔二四〕，而服車馬之勞〔二五〕，去雕牆之美〔二六〕，而庇采椽之居〔二七〕，背湖山之觀，而行桑麻之野〔二八〕，始至之日，歲比不登〔二九〕，盜賊滿野，獄訟充斥〔三〇〕，而齋厨索然〔三一〕，日食杞菊〔三二〕。人固疑予之不樂也〔三三〕。處之期年〔三四〕，而貌加豐〔三五〕，髮之白者，日以反黑〔三六〕。予既樂其風俗之淳〔三七〕，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〔三八〕，於是治其園囿〔三九〕、潔其庭宇〔四〇〕，伐安丘、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〔四一〕，爲苟完之計〔四二〕。而園之北，因城以爲臺者舊矣〔四三〕，稍葺而新之〔四四〕。時相與登覽〔四五〕，放意肆志焉〔四六〕。南望馬耳、常山〔四七〕，出沒隱見〔四八〕，若近若遠，庶幾有隱君子乎〔四九〕？而其東則廬山，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〔五〇〕。西望穆陵〔五一〕，隱然如城郭〔五二〕，師尚父、齊威公之遺烈〔五三〕，猶有存者。北俯濰水〔五四〕，慨然大息〔五五〕，思淮陰之功〔五六〕，而吊其不終〔五七〕。臺高而安，深而明，夏涼而冬溫。雨雪之朝，風月之夕，予未嘗不在，客未嘗不從。擷園蔬〔五八〕，取池魚，釀秫酒〔五九〕，瀹脫粟而食之〔六〇〕，曰：樂哉游乎！

予弟子由適在濟南〔六一〕，聞而賦之〔六二〕，且名其臺曰『超然』，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，蓋游於物之外也。

【注解】

〔一〕本文爲神宗熙寧八年（一〇七五）作者知密州時所作。全文無論敘事、描寫、議論、抒情都圍遶「超然」二字，表達了作者超然物外、無往不樂的曠達的人生態度。超然臺，故址在今山東諸城北城上。

〔二〕鋪（pū 捕）糟啜（chuò 輟）醺：吃酒糟，喝薄酒，食。糟，酒糟，濾酒後的渣滓。啜，飲。醺，薄酒。

〔三〕安往：去哪裏。

〔四〕所爲：即『所謂』。辭禍：避禍。

〔五〕中：內心。

〔六〕蓋：蒙蔽。

〔七〕游：游心，涉想。

〔八〕挾：倚仗。臨：居高處朝向低處。

〔九〕眩亂反覆：頭暈目眩，分不清真假、是非。

〔一〇〕烏：如何。

〔一一〕橫生：洋溢而出，充分顯露出來。

〔一二〕錢塘：縣名。即今浙江杭州。膠西：漢置膠西國或膠西郡，治所在今高密，轄境在今山東膠河以西、

高密以北地區。這裏指密州。

〔一三〕釋：放下，舍棄。

〔一四〕服：從事於。

〔一五〕去：舍棄。雕牆：經過裝飾的牆壁。此代指豪華的住房。

〔一六〕庇：託庇於，此指居住。一作「蔽」。采椽：一說「采」爲木名，即櫟樹；一說自山上採來的椽，不施斧斤，形容房子的粗樸。語出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：「采椽不斫。」

〔一七〕背：離開。行：到。桑麻之野：指密州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謂魯國「頗有桑麻之業」。密州屬古魯地。以上六句以交通、居住、環境三項來說明密州不如杭州。

〔一八〕歲比不登：連年收成不好。

〔一九〕獄訟：指訴訟案件。

〔二〇〕齋廚：廚房。此代指飲食。索然：寂寞，無生氣。這句是說飲食不好。

〔二一〕杞菊：枸杞、菊花。同時所作《後杞菊賦》的序稱，他拿枸杞、菊花作口糧。

〔二二〕固：必，一定。

〔二三〕期（jī）年：滿一年。

〔二四〕貌加豐：從外表上看比以前更加豐腴。

〔二五〕日：一天天。反：同「返」。

〔二六〕淳：質樸敦厚。

〔二七〕拙：笨拙。作者自謙之辭。

〔二八〕治：修整。

〔二九〕潔：作動詞。使……乾淨。

〔三〇〕安丘：縣名，在今山東濰坊市南。

〔三一〕苟完：近於完備。

〔三二〕因：憑藉，倚靠。

〔三三〕葺（㒶氣）：修補。新之：使之變新。

〔三四〕時：經常。相與：與他人一起。

〔三五〕放意肆志：放縱情志，縱性而爲。

〔三六〕馬耳、常山：二山名。皆在密州南。

〔三七〕見：同「現」。

〔三八〕庶幾：大概。隱君子：隱士。

〔三九〕廬山：在諸城南。傳說廬敖爲秦朝博士，隱居此山，後得道成仙。後世因名此山爲廬山。遁：隱遁。

〔四〇〕穆陵：關名。故址在今山東臨朐東南大峴山上。

〔四一〕隱然：模糊不清。

〔四二〕師尚父：呂尚，即姜太公。遺烈：留傳下來的壯烈事迹。齊威公，即齊桓公，南宋刻本避宋欽宗趙桓諱改。

〔四三〕濰水：濰河。源出今山東五蓮西南之箕屋山，流經諸城，至昌邑入萊州灣。

〔四四〕大息：嘆息。

〔四五〕淮陰：指韓信，他於漢初被封爲淮陰侯。韓信伐齊，楚派二十萬兵救齊，兩軍隔濰水爲陣，韓信最終取勝。

〔四六〕吊其不終：哀悼他（韓信）不得善終。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載，韓信後來以謀反漢朝之嫌，被呂后設計斬殺於長樂宮。

〔四七〕擷（xié 携）：摘取。疏：通「蔬」。

〔四八〕秫（shú 熟）酒：高粱酒。也指糯米釀成的酒。

〔四九〕漚（yù 月）：煮。脫粟：糙米。

〔五〇〕「予弟」句：當時蘇轍（字子由）任齊州掌書記。濟南，即齊州，治所在歷城（今山東濟南）。

〔五一〕賦之：蘇轍曾作《超然臺賦》，見《樂城集》卷十七。

放鶴亭記〔一〕

熙寧十年秋〔三〕，彭城大水〔三〕。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〔四〕，水及其半扉〔五〕。明年春，水落，遷於故居之東，東山之麓〔六〕。升高而望，得異境焉，作亭於其上。彭城之山，岡嶺四合，隱然如大環，獨缺其西一片，而山人之亭，適當其缺。春夏之交，草木際天；秋冬雪月，千里一色；風雨晦明之間，俯仰百變。山人有二鶴，甚馴而善飛〔七〕。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，縱其所如，或立於陂田〔八〕，或翔於雲表，暮則僂東山而歸〔九〕。故名之曰『放鶴亭』。

郡守蘇軾，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〔一〇〕，飲酒於斯亭而樂之。挹山人而告之曰〔一一〕：『子知隱居之樂乎？雖南面之君〔一二〕，未可與易也。《易》曰：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〔一三〕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鶴鳴於九皋，聲聞於天〔一四〕。」蓋其爲物清遠閑放，超然於塵埃之外，故《易》、《詩》人以比賢人君子。隱德之士，狎而玩之〔一五〕，宜若有益而無損者，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〔一六〕。周公作《酒誥》〔一七〕，衛武公作《抑》戒〔一八〕，以爲荒惑敗亂，無若酒者，而劉伶、阮籍之徒〔一九〕，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〔二〇〕。嗟夫！南面之君，雖清遠閑放如鶴者，猶不得好，好之則亡其國。而山林遁世之士，雖荒惑敗亂如酒者，猶不能爲害，而況於鶴乎？由此觀之，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。』

山人欣然而笑曰：『有是哉！』乃作《放鶴招鶴之歌》曰：『鶴飛去兮西山之缺，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。翻然斂翼宛將集兮，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。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〔二二〕，啄蒼苔